

浅析古代突厥文《噉欲谷碑》 中出现的 türk sir bodun ——兼论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的薛延陀部落的历史

艾克拜尔·吐尼亚孜

(新疆师范大学 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薛延陀部落的大部分人散居于漠北草原, 逐渐被回纥等九姓铁勒所吸收, 余众被唐朝中央政府安置在漠南东突厥部众居住的区域。当漠南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中央政府时薛延陀余部也参与其中, 并同突厥部众逐渐形成部落联合体, 建立了后突厥汗国, 其核心部落就是由突厥部落和薛延陀余部组成的部落联合体。《噉欲谷碑》提及的 türk sir bodun (突厥-薛人) 即指这一部落联合体。

(关键词) 突厥; 薛延陀; 噉欲谷碑

(中图分类号) H2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1) 05-0149-06

一、引言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和回纥汗国(745~840)使用的文字。因其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 所以有些学者亦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1](p23)}关于突厥文碑铭的报道始自18世纪上半期。自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相继发现了属于突厥汗国与回纥汗国时期的《噉欲谷碑》、《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阙利啜碑》、《翁金碑》、《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等诸多古代突厥文碑铭, 这些碑铭通过各国学者的努力, 已被成功地解读。古代突厥文碑铭是研究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第一手史料, 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外学者从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针对这些碑铭展开研究, 获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其中《噉欲谷碑》铭文有好几处提到 türk sir bodun 这一名称。如, 《噉欲谷碑》第一石西

面第三、第四行记载:

……türk sir bodun yärintä bod qalmaidı.

在突厥-薛(sir)人民的土地上没有留下部落和氏族。^{[1](p99) [2](p112)}

……türk sir bodun yärintä idi yo(ı) mazun.

不要让突厥 sir 人民的地方存在君主。^{[1](p99) [2](p114)}

该碑第二石记载:

60. qapγan qayan türk sir bodun yirintä bod yoq yämä, bodun yämä, kiši yämä idi yoq ärtäči ärti. 61. iltäriš qayan, bilgä toñuquq qazyantuq üčün qapγan qayan türk sir bodun yorıduqı bu 62. türk bilgä qayan türk sir bodunuy, oγuz bodunuy ididü olurur.

60. 在默啜(qapghan)可汗和突厥-薛(sir)人民的地方, 将完全不存在氏族、部落和人类。61. 由于颉跌利施可汗和其谋臣噉欲谷的努力, 默啜(qapghan)可汗及突厥-薛(sir)人民才这样存在。62. 突厥毗伽可汗养育了突厥

(收稿日期) 2010-12-16

(作者简介) 艾克拜尔·吐尼亚孜(1973-), 男(维吾尔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维吾尔语词汇与文献研究。

—薛 (sir) 人民和乌古斯人民。^{[1] (p107) [2] (p130)}

这里出现的 sir (薛) 经常与 türk (突厥) 一起出现, 因而 türk (突厥) 与 sir (薛) 似乎形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 türk sir bodun, 耿世民先生将其译为“突厥—薛人”。sir 这一名称除了《噉欲谷碑》碑以外在《毗伽可汗碑》中也出现, 《毗伽可汗碑》东面第一、第二行记载:

1. tängri tög tängri yaratmış türk bilgä qayan sabım: qangim türk bilgä qayan (al) tı sir, toquz oγuz, äki ädiz kārākülüg bağları bodunı (..... tū) rk t(äng) ri..... 2. üzä qayan olurtum.

1. 像天一样的、天作的突厥毗伽可汗, 我的话。我父亲突厥毗伽可汗 六 (?) 薛 (sir)、九姓乌古斯、二姓阿跌诸重要官员和人民 (由于) 突厥上天 2. 在 之上我登位为可汗。^{[1] (p149-150) [2] (p80)}

在这里耿世民先生仍然将 sir 译成“薛”。与《噉欲谷碑》不同的是在《毗伽可汗碑》中 sir 似乎是一个单独的部落, (al) tı sir 也许就像 toquz oγuz (九姓乌古斯) 与 äki ädiz (二姓阿跌) 一样是“六姓薛”亦即由 6 个氏族或小部落组成的部落体。针对上述碑铭中出现的 sir 问题, 耿世民先生在自己的论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总结了中外学者关于 sir 问题的诸多观点“sir 问题是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它和汉文史料中的薛延陀部名有关。但这里‘延陀’一名不好解释。过去夏德认为薛延陀来自‘sir tardush’, 但‘延陀’对不上‘tardush’。它应相当于《新唐书·回鹘传》中的薛部。”^{[1] (p109)} 但根据汉文史料我们知道薛延陀部是由薛部与延陀部融合而成的部落体, 其中就包括薛部的成分。

公元 552 年突厥汗国建立, 控制了广大的领土。薛延陀是臣服于这一政权的铁勒部落。583 年, 统一的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 今阿尔泰以西为西突厥, 以东为东突厥。由此, 薛延陀部落也一分为二。史载薛延陀初时“属于突厥”, 后来“部落中分, 在郁督军山 (今蒙古杭爱山) 者东属始毕 (东突厥汗国可汗), 在贪汗山 (按应为金山即今阿尔泰山之误) 者西属于叶护 (西突厥汗国可汗)。”^[3] 东突厥汗国覆亡的前夕, 公元 629 年 (太宗贞观三年), 属于铁勒族系的薛延陀 (有的学者认为“延”字音诞, 读作

“但”), 在漠北建立了薛延陀汗国, 这个政权到 646 年 (贞观二十年) 为唐所灭, 共存在 18 年。^[4] 根据汉文史料, 薛延陀是铁勒的一支, 其先本姓薛氏, 后击灭延陀部而有其众。《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云:

薛延陀者, 自云本姓薛氏, 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 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5] (p684)}

《通典》卷一九九薛延陀条云:

薛延陀, 铁勒之别部也。与薛部杂居, 因号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 代为强族。^{[5] (p695)}

《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薛延陀条云:

薛延陀, 铁勒之别种。与薛部杂居, 因号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 世为强族。初, 蠕蠕之灭也, 并属于突厥; 而中分, 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 在贪汗山者西属于叶护。^{[5] (p697)}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附《薛延陀传》云:

薛延陀者, 先与薛种杂居, 后灭延陀部, 有之, 号薛延陀。姓一利咥氏, 在铁勒诸部最雄张, 风俗大抵与突厥同。^{[5] (p699)}

上述记载说明了几种可能性: 一是薛延陀部是由铁勒分散的“薛”sir 部与“延陀”tarduš 部合并融合而成, 以薛部为主体。二是可汗宗族壹利吐氏 (一利咥氏) 先与薛部杂居, 演变成薛部的一个氏族并逐渐成为薛部的统治氏族并以薛部为主体合并延陀部而成为“薛延陀”sir tarduš 部。因此, 薛延陀部是以薛部为主体的部落。《噉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中出现的 sir 指的就是薛延陀部。薛延陀部落虽然以薛部为主体合并延陀部而成, 但是在诸多汉文文献中有时简称为延陀, 这也许说明了第三种可能性, 即薛延陀部虽以薛部为主体, 但它的核心为延陀部, 可汗宗族壹利吐氏 (一利咥氏) 也可能是延陀部的统治氏族, 以壹利吐氏 (一利咥氏) 为统治氏族的延陀部后来可能与人数众多的薛部融合, 形成了以延陀部为核心、以薛部为基础的薛延陀部。关于东突厥汗国与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发展与覆亡的原因、过程, 国内有诸多研究成果发表, 在此不赘述, 我们仅以唐朝中央政府对东突厥部众与薛延陀余部的安置及东突厥部众与薛延陀余部反叛唐朝中央政府的过程为线索, 试图解开《噉欲谷碑》中出现的 türk sir bodun

(突厥-薛人)的谜底。

二、唐朝中央政府对东突厥部众与薛延陀余部的安置

公元629年11月唐朝分六路出击东突厥。630年正月,唐军至阴山,大败颉利可汗主力,歼万余人,俘10余万人,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汗国败亡。^[6]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突厥人民或附薛延陀,或入西域,其南下而降唐者,有10多万人。^{[7](p54)}此后约50年间,东突厥统一于唐朝,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领导。^{[8](p66)}因此,如何处理突厥降人便成为唐朝中央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时各大臣对处理突厥降人发表了许多意见:有的主张尽徙其人于兖、豫二州(今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之地),分其部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使其成为农民;有的主张置之河套以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唯温彦博主张置突厥于河套以南,顺其土俗,以实空地。^{[7](p55)}对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贞观四年夏四月至六月条、^{[9](p102-104)}《贞观政要》卷九、^{[10](p198)}《通典》卷一九七上·突厥传、^{[5](p540-541,561-562)}《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5](p618)}《新唐书》卷四三下·河北道条等^{[10](p198)}都有相似的记载。

东突厥部众的大部分被安置在夏州、代州之地(相当于东自今北京市西至今宁夏灵武市一带),设置顺(今北京市顺义县)、祐(在今宁夏境内)、化、长(都在今甘肃庆阳市一带)4州都督府,后来又分设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地,左方置定襄都督府,右方置云中都督府,分别任用突厥贵族与胡人(粟特人)贵族(史善应、康苏密都是粟特人酋长,当时有许多粟特贵族深入东突厥汗国境内成为颉利可汗亲信)为都督,按照部众原来的生活习惯以进行统治。^{[7](p55)}^{[8](p67)}这表明东突厥部众,分处于东起今河北北部,西至贺兰山的长城沿线。^{[9](p104)}

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夏,唐太宗出居麟游之九成宫,留居长安的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阴结族人,发动宫廷暴动,并拥护突利子贺罗鹘北走,思与河套南的突厥人联

合。^{[7](p55)}^{[9](p112)}于是太宗才感到处突厥降人于河南殊为不利。^{[7](p56)}秋七月,唐太宗命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赐姓李)率领所有入居河南诸州的突厥人,尽数渡河(渡黄河),还居旧地(漠南旧地),长保边塞。^{[8](p69)}641年(贞观十五年),突厥首领阿史那思摩(李思摩)等奉诏,帅所部突厥人10多万口,兵4万,马9万匹,从夏、胜二州渡河而北,建牙故定襄城。定襄一区,南至黄河,北至白道川,水草丰美,牛羊蕃息,向为漠南最丰美的地带。唐迁突厥人于此,原思以制薛延陀而固边圉,然薛延陀则惧突厥重返漠北,故常出兵袭击之。643年(贞观十七年),阿史那思摩不能善抚部众,突厥部落发生叛变,又渡河(黄河)南下,分处于夏、胜二州之间。^{[7](p55-56)}^{[5](p541)}这表明东突厥部众依然处在朔方之地,即今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北部、甘肃东北部与内蒙古南部交接区域。

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继位后,实行对外掠夺的穷兵黩武政策,给统治下的铁勒诸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公元627年(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国内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部落7万余家东逾阿尔泰山依附东突厥汗国。于是西突厥汗国中铁勒诸部与东突厥汗国中之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等部合流。^①这时薛延陀部落分处于阿尔泰山以西、郁督军山者都集中到漠北。东归数月,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相继叛突厥,夷男率其所部破其四设,于是诸部皆归薛延陀。629年(贞观三年)铁勒诸部共推夷男为可汗,建牙于郁督军山下,唐太宗也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11](p764-787)}此时东突厥汗国的漠北领地被漠北铁勒所占领,估计是被薛延陀汗国所占领,可见,薛延陀已占据了东突厥汗国的牙帐,把他们赶出了漠北地区。^[4]其时,薛延陀汗国的疆域,东至室韦(也许包括室韦),西至阿尔泰山,南至突厥(此时薛延陀已经把东突厥汗国的主力赶出了漠北,与突厥以大漠为界),北临瀚海。^{[7](p50)}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20万。641年,夷男出兵到漠

^① 公元600年后,原居于漠北土拉河以南的契苾部和薛延陀部的大部分摆脱东突厥的控制,西迁到今准噶尔盆地东部。回纥、仆固、拔野古、同罗、思结、浑等六部仍留居于漠北杭爱山。627年薛延陀等部落脱离西突厥东反。^{[9](p93-94)}

南击以李思摩为首的突厥部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12] (p348)} 645 年（贞观十九年），夷男卒，其子拔灼继位，是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次年（646 年），发生内乱，回纥酋长吐迷度联合仆固、同罗共击多弥，唐朝出兵攻之，诸部大乱，回纥遂杀多弥及其大部分宗族。不久铁勒九姓酋长皆内附，薛延陀 7 万余口相率西走，又立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唐太宗遣李勣与九姓酋长共袭薛延陀于郁督军山。咄摩支投降，其部落“犹持两端”，唐兵追击杀 5 千余人，虏男女 3 万余口。薛延陀汗国至此灭亡。^{[13] (p80-87) [7] (p52-53)} 647 年，唐朝中央政府在回纥等部置 6 个都督府 7 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 6 府 7 州。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12] (p348)}

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薛延陀部落的大部分人散居于漠北草原，逐渐被回纥等九姓铁勒（toquz oγuz）所吸收，余众仍然留在郁督军山周围，至 669 年（总章二年）这一部分薛延陀人仍然在一些汉文史料中被提及。在薛延陀汗国灭亡时，所剩 7 万余人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留居郁督军山的薛延陀之一部分被回纥所占，逐渐融入回纥，另一部分可能与留在郁督军山周围的薛延陀余众合流。西逃阿尔泰山的薛延陀人可能被西突厥汗国所统治，后来可能逐渐融入阿尔泰山周围葛逻禄等部落。二是被李勣俘虏 3 万余人。《旧唐书·铁勒传》、《旧唐书·太宗纪》、《资治通鉴》等载，李勣“虏男女三万”。这 3 万薛延陀人被唐政府置于祁连州。《新唐书·地理七下》关内道条云：“以延陀余部置祁连州。”同书《回鹘下》又云祁连州“隶灵州都督府（今宁夏灵武东南）”。^[3] 此外，另有一部分薛延陀人降唐以后游牧于长城沿线（可能在朔方郡境内）。^{[13] (p148)}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将突厥部众安置于以朔方郡为中心的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区域。祁连州隶属灵州都督府一事说明，被李勣俘虏的 3 万余人与一部分突厥人一同游牧于灵州及其周围。置于长城沿线的一部分薛延陀人在此也可能与此地的突厥部众一同居住。除此之外，唐将李世勣于 641 年（贞观十五年）击败薛延陀于诺真水（阴山北）。当时俘虏 5 万余人。^{[9] (p117)}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这部分人后来去

向，但他们都是游牧部落，有可能被安置于自幽州至灵州的长城沿线。当后来东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中央政府，建立后突厥汗国，唐朝政府把相当一部分内附的铁勒部众安置于上述区域或河西地区的甘州、凉州一带。可见，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包括灵州及其周围）的广大区域成为唐朝中央政府安置内附的突厥、铁勒降众的主要地区。因此，于 641 年被唐兵俘虏的 5 万余人被安置于这一地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可能逐渐与当地的突厥部众一同居住。总之，相当一部分薛延陀部众被安置于祁连州及其朔方郡其他地区，为后来东突厥部众与薛延陀余部融合，形成一个部落联合体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突厥—薛人部落联合体的形成

唐朝中央政府于公元 663 年（龙朔三年）将燕然都护府改为瀚海都护府，移治于土刺河畔回纥部落中。同时于云中故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云中都护府，仍以沙碛为界，瀚海都护府专管漠北铁勒所在之诸蕃州，云中都护府专管漠南突厥所在之诸蕃州。664 年（麟德元年），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遥领单于大都护。^{[7] (p57-58)} 调露元年（公元 679 年）漠南单于大都护府 24 州东突厥、薛延陀降部发动了联合叛乱。^[14] 此年，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同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拥众数十万。高宗遣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等率兵讨伐，均为所败。唐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会同丰州、幽州二都督，合兵 30 多万，进攻突厥。680 年（永隆元年）与突厥战于黑山（在丰州北），擒其酋长奉职，泥熟匐则被部下所杀。阿史德温傅又迎颉利族人阿史那伏念于夏州，渡河立为可汗。次年，突厥诸部攻原、庆二州。裴行俭会同幽州都督等出兵讨之。突厥余党遂被唐军所平。^{[7] (p58) [9] (p156-158)} 后来于 682 年（永淳元年）发生了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人的叛乱。《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永淳元年十月条云：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9] (p160-161)}

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人叛乱后，招

集部众，建立后突厥汗国（682～745），占领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亦称于都斤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在此建立牙帐，占领了漠北广大地区。关于突厥部众叛乱及后突厥汗国建立的过程，国内学者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此不予赘述，我们仅根据部分汉文史料，以薛延陀余部的叛乱为线索，试图考证由突厥与薛延陀部落组成的部落联合体即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的形成。

大多数研究我国北方民族的学者只注意到突厥的叛乱，而对漠南薛延陀余部的叛乱则丝毫没有引起注意。因薛延陀余部被安置于漠南突厥居住区域，逐渐与东突厥部众融合，突厥的叛乱也包括薛延陀的叛乱。我国历史学家薛宗正先生持此观点。^[14]在突厥部众叛乱之前或叛乱期间发生的薛延陀部叛乱，汉文史料有零星记载。《唐会要》卷九六云：

总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余众扰乱，招发突厥进袭，至乌罗德健山，大破之。^{[10] (p286)}

诸多汉文史料称薛延陀部为延陀。总章二年为公元669年，“乌罗德健山”为“郁督军山”。^{[10] (p286)}这一部分薛延陀人可能是未被九姓铁勒（toquz oγuz）所吸收，留在郁督军山周围的薛延陀人。此外，《册府元龟》卷九六八记载了突厥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部众叛乱时，薛延陀余部参与其中的情况。^{[10] (p297-298)}据此记载，^[15]曹怀舜等讨伐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部众至黑沙，遇到了一部分薛延陀部众。其中提到“会延陀部落西行诣伏念，遇怀舜军，乞降，怀舜等虽不获伏念，而喜得延陀，遂按兵而旋。”这里没有交代向曹怀舜等投降的部分薛延陀部众的去向，但被阿史那伏念所带领的薛延陀人，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向北逃遁。《资治通鉴》开耀元年春正月、三月条及其附七月条记载“七月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降（达浑都督领姑衍州、步讫若州、溪弹州、鹈州、低粟州）。 ”^{[9] (p158-159)}

根据杨圣敏先生考证，姑衍州、步讫若州、溪弹州、鹈州、低粟州等5州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北以东地区，^{[9] (p158)}都在漠南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24州范围之内。这表明薛延陀余部的确与突厥部众交错而居，而且人数也不少（4万余帐），参与当时叛乱，并悉数向唐军投降。

《资治通鉴》调露元年冬十月条记载阿史德温傅等进行叛乱时众数十万。^{[9] (p156)}其中可能包括上述5州4万余帐薛延陀人。后来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等人又进行叛乱并建立后突厥汗国。汉文史料中没有记载薛延陀余部参与此次叛乱，但古代突厥文《噉欲谷碑》好几处出现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暗示在阿史那骨咄禄叛乱时薛延陀余部参与其中，并同突厥部众一同北上占领漠北地区，与突厥部众逐渐融合，形成部落联合体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前苏联学者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证实噉欲谷就是跟阿史那骨咄禄一同叛乱的阿史德元珍。^{[15] (p45-49)}因此噉欲谷本人不仅熟悉薛延陀余部居住地区（与突厥部众杂居于单于都护府管辖的24州），而且亲眼目睹薛延陀参与突厥叛乱、建立后突厥汗国的过程及突厥－薛人逐渐形成部落联合体的情况，所以他在为自己撰写的碑铭中多次提及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噉欲谷碑》第一石第十七行（南面第十行）也记载：

tü (rk qayanıy) türk bodunuγ ötükan yärkä ,
bän özüm bilgä toñuquq , < kälürtüm > . ötükan
yärig qonmuş täyin äšidip , bäreäki bodun , quryaqı
yüräqı öngräki bodun kälti.

当听到（我让）（突厥可汗）、突厥人民来到于都斤地方，我自己谋臣噉欲谷住在于都斤地方后，南边的人民及西边、北边、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1] (p98) [2] (p116)}

阿史那骨咄禄及噉欲谷（阿史德元珍）占领漠北地区以后，臣服者当中就有从南边随突厥北上的薛延陀余部与留在于都斤山（郁督军山）周围的薛延陀余部。

总而言之，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大部分薛延陀人散居于漠北草原，逐渐被回纥等九姓铁勒所吸收，西逃阿尔泰山的薛延陀人则进入西突厥汗国统治，逐渐融入阿尔泰山周围的葛逻禄等部落。一部分薛延陀人留在郁督军山周围，另一部分薛延陀人被安置在漠南东突厥部众居住的区域，并参与漠南突厥叛乱，在叛乱中与突厥部众逐渐形成部落联合体，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的核心部落是由突厥部落和薛延陀余部组成的部落联合体。《噉欲谷碑》提及的 türk sir bodun（突厥－薛人）是这一部落联合体的名

称。既没有加入这一部落联合体，也没有被九姓 840) 建立以后，也可能融入回纥等九姓铁勒铁勒所吸收的少数薛延陀人在回纥汗国 (745 ~ (toquz oγuz) 之中。

(参 考 文 献)

- (1)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土) 特肯 (艾尔肯·阿热孜, 阿布都拜斯尔·许库尔译). 鄂尔浑碑铭 (维吾尔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 (3) 刘锡涛, 盖金伟. 唐代薛延陀的几个问题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4) 包文胜. 薛延陀汗国若干问题探讨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07, (6).
- (5)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6) 闫德华. 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 (7) 马长寿.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8) 林干. 突厥与回纥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 (9) 杨圣敏. 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10)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98.
- (11) 段连勤 (优努斯江·艾力, 艾尼帕·阿不都拉译). 丁零、高车与铁勒 (下册) (维吾尔文)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 (12) 范文澜. 中国通史 (第三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13) 杨圣敏 (伊明·阿哈迈提译). 回纥史 (维吾尔文)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14) 薛宗正. 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关于唐安史乱后的西域角逐 [J]. 西域研究, 2001, (3).
- (15) C·Г·克利亚什托尔内 (阿布都拜斯尔·许库里译).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 (维吾尔文)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urk sir bodun* in the Ancient Turk *Dunyugu Stone Tablet*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Syr-Tardouch after the end of Syr-Tardouch Kingdom

Akbar Tuniyaz

(School of Languages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Urumqi 830054)

[Abstract] Most of the people of *Syr-Tardouch* Tribes lived scatteredly in North Mongolia grassland areas after the end of *Syr-Tardouch* Kingdom and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Nine-name Turks headed by Uyghurs , and the rest were settled in the South-Mongolia grassland area by the central Tang imperial government where the East Turks lived. When the Turk tribes of South-Mongolia began to rebel against the Tang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the rebelling forces grew , *Syr-Tardouch* tribes joined the rebelling. And the rebelling Turk tribes and *Syr-Tardouch* tribes later united into a tribal union , on which the Post-Turk Khanate was established. Therefore ,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Post-Turk Khanate was the tribal union composed of Turk tribes and *Syr-Tardouch* tribes. The name of *turk sir bodun* which wa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in the Ancient Turkic *Dunyugu Stone Tablet* was the name of the tribal union.

[Key words] Turks; *Syr-Tardouch*; *Dunyugu Stone Tablet*

(责任编辑 宝玉柱)